

周秦的故事

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



小學社會科補充讀物

周秦的故事

曹風南編

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

▲周秦的故事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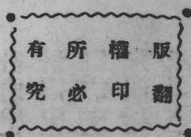
實價大洋二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編輯者 曹 風 南

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

印刷者 新中國書局



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中市

新中國書局

代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目次

老子厭世著經·····	一
孔子的謙虛·····	四
愚笨的老人·····	九
掘地見母·····	一二
曹沫雪恥·····	一五
寒食節的起源·····	一九
結草報恩·····	二二
鞭屍三百·····	二五
進炙刺僚·····	三一
伯牙碎琴·····	三四

擊衣報仇·····	三八
河伯娶婦·····	四四
海大魚·····	四七
雞鳴狗盜·····	四九
買義·····	五三
完璧歸趙·····	五七
廉藺交歡·····	六二
滑稽的淳于髡·····	六五
葬牠在人的腹腸·····	六八
不死的藥·····	七〇
弱國的外交家·····	七二
博浪沙誤中副車·····	七六

周秦的故事

老子厭世著經

春秋時候，列國互相爭奪，一班暴君武人，只知道濫用權力，強搶人家的國權，離散人家的父母妻子，連年戰鬥，到處干戈，一般平民，受害匪淺，真是有冤無處訴，有話無處說，好不愁慘連天，傷心滿眼！一般文人學士，竟也恬不爲怪，沒有一個幫着平民指斥這班暴君武人的。當時可惱了一位年高德重的人，他看了這種亂世，不由的悲憤填膺，咬牙切齒，唱了許多反對暴君武人的論調。

這人原來姓李名耳，人家叫他老聃，或者老子的便是。這位老先生，本是周朝國史館裏的一個考校掌故執掌文書的官員。他生來學問高，



老子騎青牛掛冠而逃

不響的騎了青牛掛冠而逃。他本住在周京洛陽，一路離了洛陽，向西而去。不一天，到了函谷關口，一個風聲，被關令尹喜知道了，尹喜原來很佩服老子，現在見他來了，自然要留他住下幾天。老子起初原是不肯，經他再三強留，只好答應了。尹喜把酒接風，慇懃招待。一面請問老子要到那

閱歷多，心地又很仁慈。他看了那時實在沒有人道公理可講，所以就生了厭世之心，自己又是年高的人，覺得做官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一天，他打定了主意，要去隱居，他就帶了行李，一聲

裏去。老子嘆了幾口氣，只說不願住在這齷齪世界裏，要去隱居了。尹喜知道他有激而然，不便十分勸阻，因此說道：「老先生既然厭惡這世界，這世界一定有許多缺點，照老先生看來，要把什麼一個道理去整頓才是呢？」老子笑道：「這個問題說起來很長，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，而且當今之世，說也無益，不如不說了。」尹喜道：「老先生既然有一番見地，何妨略說一下，教小子知道些呢！」老子見他熱心問道，不便十分回絕，就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在此住下幾天，把我心裏要說的，寫下一部書來，交給你，你去研究就是了。」尹喜大喜，真留老子住下。老子就天天揅刀刻竹，（刀是那時的筆，竹是那時的紙。）寫成了一部經書，叫做什麼道德經，經上說的無非是什麼叫道，怎樣叫德，恰好寫了五千多字。寫完了，交給尹喜收下，他就作別了尹喜，仍舊騎了青牛，一路出關，隱居去了，不知住在什麼地方，活了多少年紀，後人無從考查，我們也不必

考據他，無論如何，他的肉體總是要死的，惟有他的精神或者萬古不磨。——吾們從他所著的道德經上看來，這老先生還精神抖擻，在那裏指斥暴君，反對武人哩！

孔子的謙虛

孔子是四千多年前春秋時代魯國的人，是我國的大哲學家，教育家，他姓孔名丘，號仲尼。這裏講他在六十九歲的時候，遇見一個漁夫的故事。

一天，孔子帶着學生們，到繙帷的樹林裏去遊玩。到了那裏，大家便隨意休息，學生們都在讀書，孔子便坐在石上彈琴。

孔子隨意彈着，隨意望望野景，意態非常閒散。

那知一個曲調還沒彈完，只見有個漁夫，鬚髮都已白了，頭髮披在

肩上衣鈕也沒有完全扣好。他下了船，撐着竹篙過來，等到靠近岸邊時，便把船撐住，坐在船上，靜聽孔子奏琴，一聲也不響。

不一會，孔子奏完了一個曲調，漁夫才招着手，叫孔子的學生子路和子貢兩人過去，指着孔子問道：「在那邊彈琴的，是什麼人呀？」

子路回答道：「是魯國的君子。」漁夫又問道：「他姓什麼？」

子路又回答道：「姓孔。」

漁夫又問道：「唔，那麼，他有些什麼才能呢？」

這時，子路不響，子貢便搶着回答道：「他的才能，可不小呢！他性服仁信，身行仁義，節製禮樂，對於國君，講盡忠；對於百姓，講平等；這都是他的才能！」

子貢雖然這樣說，但漁夫却毫不介意地又問道：「他是一國的君王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子貢回答。

「那麼，是王侯的扶助者了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子貢有些討厭他了。

漁夫見了子貢的神氣，便不再問下去，祇是笑了笑地說了幾句，撐船離岸了。

子貢見漁夫既然不問了，便走回來把這事告訴孔子，似乎嫌他太沒禮儀了。誰知孔子聽說，不待子貢說完，便丟開了琴，隨即站起來，口裏說道：「那一定是有學問的人呀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趕將過來，走到岸邊，才會見這個漁夫。

漁夫看見孔子趕來，也祇回過身來，面向孔子，並不行禮。可是孔子却恭恭敬敬地退了幾步，然後作着揖，向他行禮。

漁夫看見孔子這般謙恭，仍很坦然地問道：「你竟究要求我什麼？」

呢？」

孔子忙說道：「剛才聽了你所說的話，我實在太愚笨了，一點也不

懂得，請你指教給我

聽吧！」

漁夫見孔子這

樣的謙恭好學，才笑

嘻嘻地說道：「哈，你

真太勤學了！」

孔子連忙再作

個揖，答應：「我從小

讀書到今，現在已經

六十九歲了，但仍是



孔子見漁夫十分恭敬

見聞寡陋，心地空虛，請你不吝指教！」

孔子對於漁夫，越說越恭敬。漁夫見他這般態度，才把許多學理講給他聽；原來這個漁夫，真是一個隱逸的學者！

到了後來，漁夫把話說完，撐着船去遠了，孔子才乘車回來。那時子路在旁說道：「先生，我們跟你週遊了許多地方，從來沒有見過你這般恭敬人，就是對於各國的國君，也沒有施過這樣的敬禮，爲什麼這漁夫這樣傲慢，你却非常的謙恭呢？先生，他不過是一個年老的漁夫罷了！」

孔子不覺歎口氣道：「唉！你們怎能知道！人家用禮儀待你的，你果然應當對他有禮；但是人家不對你施禮的，你應該更加謙虛才是。你們不要看不起這漁夫！要知道有學問的人，不一定都是在外觀上就可以看出來的。」孔子說到這裏，頓住一下，又接着道：「來，我告訴你：對於年長的人不恭敬，對於有學問的人不知景仰求教，這是讀書人所大忌的。」

可惜啊你們却都犯了這個毛病」

孔子滔滔不絕地說着，子路、子貢、顏淵在旁聽着，只是默默地不響。

愚笨的老人

一天，子貢從楚國走到晉國去，經過漢陰，看見一個老人在菜地上工作。

那個老人，年紀已經很大，鬚鬚也發白了。子貢走近去一看，祇見他拿着一個瓦罐，從隧道裏走近井邊，舀滿了一罐子水，便用盡了力氣，捧着出來，把水潑在地上；看他這樣一來一往，紅着臉，喘着氣，非常勞苦，可是收效却很少。——那自然，五六十畝廣大的菜圃，祇靠他這般灌溉，怎能來得及呢！

子貢看到這個情形，不覺心裏很憐憫他，當即對他說道：「老先生，

你這樣工作着，未免太勞苦了吧！現在，我願意告訴你一個方法，不用你自己費甚麼力，却能把這片菜地，都灌溉週到，比你自已勞力工作，收效更大。」

種菜的老人問道：「甚麼方法呢？請你說給我聽聽吧！」

子貢道：「這個方法很簡便，無論誰都辦得到。你祇要用一根木頭，裝着一個軸架着，使它前輕後重，然後在輕的一端，縛一個瓦罐。這樣做好，你只要把有瓦罐的一端木頭，插入井中，等到水已滿罐了，便在另外重的一端木頭上一按，那瓦罐便很輕易地提上來了。你想，這個方法好不好？費力少，收效大，照我看來，這樣的工作一天，就能把你這片菜圃灌溉週全。」

老人聽子貢說到這裏，不但毫不歡喜地感謝他的指教，却怒冲冲的沉着臉，仰着頭，冷冷地說道：「唔，原來是這樣！這個方法，我可不願意

做！

子貢急忙道：「你以為太麻煩嗎？那是很容易做的；只要找一根木頭就是。」

老人搖搖頭，慢慢地答道：「我並不是嫌它不容易做；我記得我的先生說過，萬事不能偷巧的，應該按步就班，慢慢的做去，那才是正理；你所說的方法，我並不是不知道，不過不願意做就是了。」

子貢聽他這般話，一時不覺呆住了，竟再對他說幾句話，誰知老人已先說道：「先生，請便罷，不能奉陪了！」說着，他竟昂然地走開，仍去做他的工作。

子貢見這老人所說的話，也很有道理，便回到魯國去見孔子，把這般情形，詳細地說了一遍；並且很佩服這老人，能够遵從先生對他所說的話。

可是孔子却搖着頭道：「這個老人未免太笨了，他祇知道拘泥一面！先生說的話，果然應該遵從，但也該自己仔細的考量考量，像他那般只知守着舊法，不想革新，實在太笨了啊！」

掘地見母

鄭武公的夫人姜氏，生了兩個兒子。大的是鄭莊公，小的是共叔段。姜夫人生了莊公，不曾坐蓐，是在睡夢中產下，醒後方才知道，她吃了一驚，因此自小就不歡喜莊公。共叔段長得一表人才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且又多力善射，武藝高強，姜氏心裏很歡喜他，常勸鄭武公立他爲太子，鄭武公却沒有允許。

後來武公死了，莊公卽位。姜夫人要莊公把鄭國的唯一大城京邑，封給共叔段。莊公爲了母命，不敢不服從。一面姜夫人暗使共叔段到了